

科学知识: 实践基础上的主客观性统一

谭 文 华

(福建农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2)

[摘 要] 理性主义从强调科学知识的客观性, 或追求对科学知识的“应然”理解走向绝对主义, 认为科学知识是完全客观的; 社会建构论从表达科学知识的主观性, 或追求对科学知识的“实然”理解走向相对主义, 认为科学知识是完全主观的。事实上, 科学知识既非完全客观的, 也非完全主观的, 而是实践基础上的主客观性统一。

[关键词] 科学知识; 客观性; 主观性; 理性主义; SSK; 社会建构论; 实践

[中图分类号] N0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0755(2010)01- 0029- 04

科学的客观性问题, 迄今仍然是一个争论较大的问题。所谓科学的客观性, 它具有以下含义: “第一, 客观性是指科学理论研究的对象及其相关的真理性问题, 即科学实在论的问题; 第二, 客观性所涉及的研究实在的模式问题, 即在研究过程中, 是否存在研究者的社会利益、价值或文化负载。也就是说, 客观性具有真理与辩护两方面的含义。”^[1]可见, 科学的客观性包括科学对象的客观性即实在性, 科学研究过程的客观性即价值中立性, 以及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即真理性。限于篇幅, 本文着重探讨科学知识的客观性。

关于科学知识的客观性, 不同的科学观有着不同的甚或截然相反的主张。其中, 最具代表性的理性主义与社会建构论操持完全相反的意见: 前者认为科学知识是完全客观的, 后者认为科学知识是完全主观的。由于这两种科学观分别是“应然”与“实然”两个不同的视角来考察科学知识的, 囿于所考察的视角的单一性, 以及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因而不可避免地得出了极端的结论。笔者以为, 只有立足于实践这一基本的人类活动, 并将上述两个视角结合起来, 才能够对科学知识的本质作出全面而正确的理解。

一 理性主义: 从追求对科学知识的“应然”理解走向绝对主义

科学知识是对自然对象的客观反映, 具有超越主体的意识形态、价值偏见、态度情感等意识的完全客观性。这是理性主义科学知识观的基本思想。毋庸置疑, 追求科学知识的客观性是科学研究的基本目标, 但是, 绝对的或完全的客观性只应是人类追求的科学知识的“应然”而非“实然”状态, 如果将“实然”状态的相对客观性夸大“应然”状态的绝对客观性, 完全排除主观因素和直觉的成分, 那就将导致认识论上的客观主义。自 17 世纪科学革命以来, 以理性主义为

代表的客观主义科学观和知识观开始形成。客观主义以绝对的客观性为知识之理想, 强调科学的“超然”品格, 标举科学的“非个体的”特征, 人类认识、科学研究过程中的所有个体性的成分都被视为有悖于客观主义知识理想的否定性因素。对此, 波兰尼(M. Polanyi)曾尖锐地指出, 关于科学知识的纯粹客观性的理想根本上是一个神话, 客观主义的科学观、知识观对现实的人类认识和科学研究的理解是很不充分的, 它为我们描画了一幅关于人类认识和科学研究的过于简单化的错误图景^[2]。客观主义科学观不但在“真理”维度坚持科学知识的完全客观性, 而且在“辩护”之维亦是如此, 即是说, 这种科学观“不但预设了被发现的知识的一性和恒定性, 而且相信保证发现可靠性的思维程式和技术规范的一性和恒定性; 不但要发现的知识不受社会历史因素的影响, 而且发现的思维程式和技术规范也不受社会历史因素的影响”^[3]。

总之, 在客观主义视野, 科学知识是人们通过纯客观的操作对自然对象所作出的纯客观的反映, 是对客观规律的不附加任何主观因素的如实叙写, 换言之, 人们在陈述隐藏在客体背后的规律时, 不会受到主体的意识形态、价值偏见、态度情感等任何主观因素的影响。这样, 客观主义就把客观世界同人的主观性割裂开来, 自然界成为非属人的自然界, 人与自然界的作用完全是机器与物之间的机械作用, 人对自然界的认识是没有任何价值和文化负载的中立性认识, 是原原本本的、绝对真实的摹写, 由此得出的科学知识具有可靠性和普遍性意义, 是绝对正确和不可颠覆的。应当承认, 为科学知识的客观性辩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对于捍卫科学知识的真理性是必要的, 但是, “应然”并不意味着“实然”, 现实地看, 绝对或完全的客观性对于科学知识来说只是一个永恒的目标或理想, 而人类正在并将永远行走在通往这种目标

[收稿日期] 2009- 09- 10

[作者简介] 谭文华(1967-), 男, 湖南茶陵人, 福建农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或理想之路途。对客观性的极端追求,使理性主义科学观从追求对科学知识的“应然”理解最终走向了绝对主义,成为一种客观主义的科学观。

二 社会建构论:从追求对科学知识的“实然”理解走向相对主义

科学知识是完全客观的吗?或者说,它真是自然之镜像吗?通过对科学知识的社会维度的考察,科学知识社会学(SSK)揭示出了科学知识非客观性的一面。

SSK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英国,它一诞生就脱离了以默顿(R. K. Merton)为代表的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传统,承袭了库恩(T. S. Kuhn)的社会学研究传统并对其进行激进的解读。1962年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4]一书开拓了对科学的社会学研究的新视野,其知识的社会学转向的主要含义说明,知识不再是纯粹真理的载体,而包含了许多社会的因素,对知识的研究必须置于一个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5]。SSK的学者们开辟了多元化的研究进路,主要有以巴恩斯(B. Barnes)、布鲁尔(D. Bloor)等为代表的爱丁堡学派和以科林斯(H. Collins)、平奇(T. Pinch)等为代表的巴斯(Bath)学派的科学争论研究,以拉图尔(B. Latour)、乌尔加(S. Woolgar)、诺尔-塞提娜(K. Knorr-Cetina)等为代表的实验室研究,以马尔凯(M. Mulcahy)及其约克(York)小组为代表的文本与话语分析研究,并运用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等多种研究方法,揭示了社会因素在科学知识形成中的不可忽视的作用。不可否认,科学知识是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中被生产出来的,不能不受到各种社会因素及生产者个体性特征的影响,从而打上了主观性的印记,应该说这是正确的,也符合科学知识的实际情况。然而,SSK的一些学者们并没有适可而止,其“穷追猛打”的结果是“矫枉过正”:通过将社会因素的作用过分地夸大到了不适当的地步,彻底消解了科学知识的客观性。

布鲁尔在其SSK的经典著作《知识和社会意象》中阐述他的“强纲领”时就把科学知识仅视为一种“得到集体认可的信念”,他说:“与把知识界定为真实的信念——或许也可以把它界定为有根有据的真实信念——不同,对于社会学家来说,人们认为什么是知识,什么就是知识。它是由人们满怀信心地坚持、并且以之作为生活支柱的那些信念组成的。社会学家将特别关注那些被人类群体视为理所当然的、被人类群体制度化的,或者被人类群体赋予了权威的信念。当然,必须把知识与纯粹的信念区别开来。我们通过用‘知识’这个语词来专门表示得到集体认可的信念,同时把个体的和具有个人特征的信念当作纯粹的信念来考虑,就可以做到这一点。”^[6]并且,在这种“信念”的形成过程中,各种社会因素不仅存在,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概括地说,‘强纲领’所主张的是,包括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在内的所有各种人类知识,都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建构过程之中的信念;所有这些信念都是相对的、由社会决定的,都是处于一定社会情境之中的人们进行协商的结果。”^{[6]前言}

拉图尔曾经指出:“‘客观性’和‘主观性’是相对于力量的考验而言的,它们能互相转化,很像两支军队之间的较量。

异议者也有可能被谴责为‘主观的’,如果他和她想在不被孤立、嘲笑和抛弃的情境下继续质疑的话,就必须立即进行另一场战斗。”^[7]并认为科学事实“完全是一种社会的建构”^[8]。

柯林斯甚至声称“自然界在科学知识的建构中起着很小的作用或者根本不起作用”^[9],“并不是世界的规律将其自身强加于我们的意识,而是我们制度化的信念将规律强加于世界”^[10]。这几乎就是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的现代翻版。在诺尔-塞提娜、皮克林(A. Pickering)、夏平(S. Shapin)与谢佛(S. Schaffer)等人的一些著作^[11-13]中也弥漫着浓烈的相对主义气息。

由此,以爱丁堡学派为主阵营的“强纲领”SSK从表达科学知识的主观性或追求对科学知识的“实然”理解最终走向了相对主义,以至于“把科学与宗教、迷信、巫术等其他的文化都看成一种信念系统,认为它们都差不多,没有哪个正确之分”^[14],成为了持极端相对主义观点的社会建构论。社会建构论将科学视为一项解释性事业,认为科学知识是科学家们磋商以及由科学团体内部各种意志相互作用的产物,是“社会地建构”起来的,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科学知识得以产生的坚实的客观基础,彻底消解了科学知识的客观性。社会建构论极端的相对主义主张以及当时的其他后现代科学思潮,对20世纪90年代爆发的“科学大战”,以及由此造成的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之间的进一步分裂不能不负有重要责任。

三 科学知识:实践基础上的主客观性统一

客体不依赖主体的意识客观存在着,唯物主义者对此深信不疑,科学实在论者也坚持这一主张。的确,客体或科学对象的实在性,不但在科学家那里具有重要的地位,而且也是人们乐此不疲进行哲学探究的重要动力之一^[15]。然而,客体及其规律的客观性与人们对客体及其规律的把握完全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尽管自对其所处的世界有所理解开始,人类一直在孜孜以求自己的理解与客观世界的本来面貌保持一致,能够如实地揭示客观世界的本质和规律,但是,由于人类认识能力的非至上性,认识主体的个体性特征,以及权力、利益、价值观、社会结构等各种社会变量的影响,使得认识中总是渗透着主观性因素,并因而使认识与客观实际存在着一定的甚或较大的偏差。理性主义恰恰忽视了这一点,而SSK则通过恢复曾经被忽视的社会变量在知识生产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表达了科学知识主观性的一面。必须承认,看到了科学知识的主观性,或者说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历史的、种族的、地域的、心理的、性别的等等因素在科学知识的形成过程中都扮演了一定的甚至重要的角色,从而使得科学知识包含了主观的成分,是包括社会建构论在内的SSK,以及其它有关后现代科学思潮对认识论的积极贡献。因为,它们对科学之神圣地位的打破,表明“科学也未能免俗,它也与权力、社会利益等因素联系起来”^[16],具有非理性的一面。然而,社会建构论完全以社会变量取代自然变量,将科学研究实践中人类力量主题化,否认自然在知识生产中的作用,以至于无限放大科学知识的主观性,忽视科

学知识的客观性, 没有给真理、客观性以及科学的内在逻辑留下应有的位置, 不能不引起学界的强烈质疑, 遭到捍卫真理的人们的坚决反击。由此, 社会建构论在消解理性主义在科学知识的客观性上所表现出的绝对主义的同时, 又把自己推向了相对主义和怀疑论。

事实上, 科学知识既不是完全客观的, 也不是完全主观的。理由很显然: 如果科学知识是完全客观的, 那么, 它就不是属人的, 而且, 我们又如何解释科学史上屡见不鲜的科学理论被不断修正或证伪了的例子呢? 如果科学知识是完全主观的, 那么, 它又如何指导我们的行动, 并使我们的行为作用于客体的结果常常与理论所预期的相一致呢? 因此, 要避免陷入极端主义所面临的这一认识论困境, 就只有既承认科学知识的客观性, 又承认它的主观性, 即是说, 科学知识应当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 是客观性与主观性在实践基础上的统一, 是科学实践活动的结果。理由在于:

第一, 科学实践作为一种具有主观意识的人的活动, 其结果必然具有主观性。科学认识活动本质上或终归是一种实践活动, 而实践是一种具体化 (embodiment)、情境化的活动, 是离不开人的参与的社会性活动, 因此, 实践主体的个体性特征, 权力、利益、价值观等社会因素就不可避免地渗透到这种活动之中。事实上, “人的认知始终是带着主观性的, 科学家也不例外”^[17]。在谈到文化对科学的影响时, 马尔凯坚持认为: “科学事实的内容不应该被视为一个不受文化调节的、对永恒外部世界的反映。”^[18] 齐曼也指出: “不可否认, 科学事实和理论是由人提出来的, 但人的思维不可能完全脱离个人利益。”^[19] 或如舒宾 (Daryl E. Chubin) 和哈克特 (Edward J. Hackett) 所言: “科学研究并非那些穿白大褂的人在无菌的环境里——一种与人类社会和人类缺点无关的智力净室 (intellectual clean room)——完成的。相反, 它完全是一种人类的和活动的, 带有其语境和承担者的特征。”^[20] 这些都表明了科学知识难以避免自然以外的个体特征和社会因素的影响。诚然, 尽管规律客观地存在那里, “等待着” 科学家去发现, 但发现的过程并非象从泥土里刨出一片陶罐或掘个洞把水从地下引出来那么简单, 而是要复杂得多, 除了要在实验室里使用仪器设备作用于客观对象之外, 发现过程中还渗透着科学家、科学权威以及科学共同体的学术期望和价值取向。所以, 研究的结论常常难以摆脱主观性因素的影响。这也说明, 我们不能在科学知识与客观规律之间简单地划上等号。

第二, 科学实践作为一种客观的物质性活动, 其结果又必然具有客观性。实践活动是实践主体借助实践中介作用于实践客体的过程, 实践主体、实践中介和实践客体都是客观存在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作为实践活动的科学认识活动, 也是一个客观性的主体通过客观性的中介作用于客观性对象的过程, 所以, 这种作用的结果就不可能是完全主观而不表达任何客观内容的。也就是说, 人类的科学认识活动并非可以随心所欲的, 客观世界及其规律始终是它瞄准的目标。曹天予先生说得好: “所有的科学活动是严重地受到认识自然的目的制约并受其持续不断的引导。当然也有许

多对中心目的的偏离。可是所有这些与中心目的的偏离都不能过远, 并且或迟或早地会被拉回并与这种目的相一致, 否则这种活动最终会被当作非科学而遭到摈弃。”^[21] 唯其如此, 认识的结果才有可能成为 “改造客观世界和人的生活世界的现实力量”^[22], 成为我们行动的真正指南。

第三, 科学在知识与实践的互动中实现进步^[23]。认识论表明, 主体对客体的认识是一个主观与客观实际不断符合、不断逼近真理的过程, 也就是波普尔 (K. Popper) 提出的 “科学的目的是为了追求逼真性”^[24] 所表达的意思。或者更形象一点说, 认识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把沙子筛掉而留下金子的去伪存真的过程, 而实践就是这具 “筛子”。一个科学理论, 它究竟是完全客观的还是完全主观的, 或者有多大程度的客观性和主观性, 不是一个理论、修辞或停留在争论层面的问题, 而应当是一个诉诸实践的问题。所以, 我们对待科学知识的态度应当是: 不管一个理论中包含有多少主观的和客观的成分, 姑且先保留它, 然后让它接受实践的裁断, 如果能正确地指导我们的行动, 就将它继续保留下来, 否则, 就要淘汰它或对它进行修正。留下来的金子, 也不是百分之百的纯金, 里面仍然搀杂着杂质, 仍然要把这些杂质从中剔除出去, 即理论要不断地接受实践的检验、修正和补充。如果仅从认识的维度看, 实践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不断地保留、增加理论中的客观成分, 减少、消除理论中的主观成分的过程, 或者说是理论不断地得到纯化的过程, 不断地由相对真理走向绝对真理的过程。

[参考文献]

- [1] 蔡仲. 强纲领 SSK 的认识论分析 [J].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4): 467-470
- [2] 郝振华. 克服客观主义——波兰尼的个体知识论 [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02(1): 9-15
- [3] 李正凤. 实践建构论: 对一种科学观的初步探讨 [J]. 哲学研究, 2006(1): 65-71
- [4] 托马斯·库恩. 科学革命的结构 [M]. 金吾伦, 胡新和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 [5] 段传彬. 科学知识社会学实验室研究述评 [J].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4): 428-430, 448
- [6] 大卫·布鲁尔. 知识和社会意象 [M]. 艾彦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1
- [7] B. Latour. Science in Action [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78-79
- [8] B. Latour, S. Woolgar. Laboratory Life: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 [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159
- [9] 史蒂芬·科尔. 巫毒社会学: 科学社会学最近的发展 [J]. 刘华杰译. 哲学译丛, 2000(2): 21-28
- [10] 巴里·巴恩斯, 等. 科学知识: 一种社会学的分析 [M]. 邢冬梅, 等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91

- [11] K. Knorr- Cetina The M anufacture of Know ledge An Essay on the Constructivist and Contextual Nature of Science[M]. Pergamon Press 1981.
- [12] A. Pickering Constructing Quarks A Sociobgical History of Partical Physics[M]. Edinbungh University Press 1984.
- [13] S Shap in, S Schaffer Levianth and the Air Pump[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 [14] 刘华杰. 科学知识社会学 (SSK) 综述 [EB/OL]. [2005- 08- 03]. [http // www. sachina. edu. cn/Htmldata/news/2005/08/360. html](http://www.sachina.edu.cn/Htmldata/news/2005/08/360.html)
- [15] 雷 良. 科学客观性: 外在性与内在性的交融 [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7(8): 33- 37.
- [16] 李静静, 吴彤. 科学划界标准新探 [J]. 科学学研究, 2007(3): 425- 429.
- [17] 盛晓明, 陈海丹. 从实验室研究看认知文化 [J]. 科学学研究, 2007(6): 1041- 1046.
- [18] 迈克尔·马尔凯. 科学与知识社会学 [M]. 林聚任, 等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1: 155.
- [19] 约翰·齐曼. 真科学 [M]. 曾国屏, 等译. 上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2: 189.
- [20] Daryl E. Chubin, Edward J Hackett Peerless Science—Peer Review and U. S. Science Policy[M]. Th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0: 8.
- [21] 曹天予. 社会建构论意味着什么? —— 一个批判性的评论 [J]. 白彤东译, 范岱年校. 自然辩证法通讯, 1994(4): 1- 9.
- [22] 李正风. 实践建构论: 对一种科学观的初步探讨 [J]. 哲学研究, 2006(1): 65- 71.
- [23] 袁海军. 在知识与实践的互动中进步——评物理学家威尔逊对 SSK 的批判 [J].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4): 126- 130.
- [24] 卡尔·波普尔. 客观知识 [M]. 舒炜光, 等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61.

Scientific Knowledge the Unity of Objectivity and Subjectivity Based on Practice

TAN Wen- hua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zhou 350002 China)

Abstract Starting from emphasizing the objectivity or pursuing the ideal state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the rationalism leads itself to absolutism and thinks that scientific knowledge is absolutely objective. While starting from expressing the subjectivity or pursuing the actual state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the social constructivism leads itself to relativism and thinks that scientific knowledge is absolutely subjective. In fact, scientific knowledge is neither absolutely objective nor absolutely subjective, but a unity of objectivity and subjectivity based on practice.

Key words scientific knowledge; objectivity; subjectivity; rationalism; SSK; social constructivism; practice